

随笔

来去

程局新

“我到巢湖了”“我们快到槐林了”……逢年过节的归程中,我总是以沿途所经抵的村镇回答老父的电话询问。老家无为关河,工作地是合肥,重要节日登车归去,在交通很不发达的上世纪,归家仅此一条道。

上世纪80年代的中后期,我的回程习惯于坝镇上车,即使闭目养神,车一缓停我也不自觉说出所至的村镇,海如、槐林、高林、散兵、巢湖、柘皋……它们是交通线上的里程碑,凭此计程思平安。各地的班车抵达巢湖汽车站,换上新面孔的旅客,再从四康医院那边蛇行至柘皋,时光正午,在路边的小店拨拉几口,再上车经西山驿、桥头集,一路轰鸣到撮镇,急性子的人开始准备行李,合肥已近在眼前。

那年我们远行,乘坐由巢湖地区汽车运输公司或合肥汽车运输公司提供的班车,交通线路总是穿村越镇,并在一处叫汽车站的建筑前停下,赶集的农民离去,远行的旅客上车。老家与工作之地仅此一条道路,它如同一根导线,每次归去就将肥东和巢湖沿途集镇“串联”一次,当数到最后一个集镇,仿佛电流即将启动欢腾的电机。背上行囊,我三脚并成两步,远远就望见村口父母翘首的身影。回合肥亦是如此,熟知的村镇再光临一次,如同少年不识字时阅读的小人书,久而久之也读懂那些“村镇”故事。

过了千禧年,我有了自己的小汽车,回老家时间已不是乘班车那样务必“正点”,次数也频繁许多,而此时归去的线路多了,有时走柘皋的故道,也有经撮镇、桥头集后直接指向巢湖,中间有一个特别出名的中埠农民美食城,忽早忽晚有意识地驻停那里,享受一下地道的巢湖农家风味,享受之后再行走后面的路。

合巢芜高速拓宽后,合肥到巢湖的时间压缩至一小时以内,中年偶发少年狂,沿着合巢公路撒野,经炯炯、桥头集后直奔中埠,吃饱饭后再车行半汤泡温泉,月上东山时取高速回合肥睡觉。思乡情浓时则将车头向着西南方向,沿着湖边的道路飞驰,高

林、槐林急速退后,数十分钟后就在老家做梦。多条道路连故园,高速、省道与县道的选择取决你的情绪,来去老家的路已是“并联”了。

开发巢湖,北岸沿湖的风景大道应运而生,驱车在省城与巢湖之道的快捷线上,大湖美景扑入眼帘,或水天之间,飞鸟翩跹;或炊烟袅袅,稻浪起伏……一路风景一路歌,偶在中庙停车,面对姥山喝茶,耳听波涛掣蛋,湖边的别墅群中总有几个一叫就现身的友人。

时光大约又过了十年,巢湖南岸的风光大道也完美建成,它依湖岸蜿蜒前进,一边是淼淼的湖水,波光闪耀;一边是碧绿的田园,远山黛云。沿途设有观光点,湖景让人留连,归家的路也成了观光的路。老家与省城的通路又多了一条,行车畅快了十分。去年春节归家,我无意中闯入一条新道路,车在庐江高速交口处发现沐集的指示牌,那不是我从前归家必经家的站点么,于是我转一圈上了这条全新的高速公路,这条公路如同悬在空中的长虹,两边的风景连绵不断,我戏称这才是真正的“高”速路。回老家路如今有六七条了吧,彼此之间互通互联,回家不再难,只是父母已远离人间,我不再是游子而是过客。

有名言是“除了老伴和古董,人们总习惯于喜新厌旧”,当新的道路出现时,我不自觉的将车头对准了新辟的路。随着时光的流逝,怀旧的意识似爬墙虎一样渐渐占据心间,我好几次设计要沿曾经“串联”村镇线路再走一次,找一找往日经历的村镇,缓行观老街景,驻车抚旧标志,让青春时的体验再“过”一次电。

一去二三里,烟村四五家,楼台六七座,八九十枝花。这阡陌间的道路,不同的环境总有不同的人文景观,第一次的身体力行会得到不同的欢乐,包括少年时的“心”路历程。

行走

在欧洲大地上

李云斌

去欧洲旅游,领略异域风光,不同人会有不同收获。

从巴黎自由女神雕塑足下开始,沿塞纳河畔前往埃菲尔铁塔方向。河畔树木葱茏,树下蒿草葳蕤,没有经过人工打理。我边走边在蒿草中寻寻觅觅,忽然惊奇地发现树下生长着成片的蒲公英。紫红的花茎上开着鹅黄色的花,叶边缘呈锯齿状,有的花已谢,茎顶着洁白的绒球。掐一朵轻轻地吹一口气,绒毛顺着气流方向飞散开。

蒲公英是雏鹅喜食的青饲料,年少时,放学回家,常挎着篮子去野外挖鹅菜,蒲公英是首选。现在郊游偶尔遇见还顺便挖一些带回家,既能凉拌当菜,又能晒干泡茶,有清热解毒和消炎抗菌的作用,不知浪漫的法国人是否知道蒲公英能药食两用。在埃菲尔铁塔附近一家饭店用完餐,出门发现窗台下靠近墙根的水泥地缝隙里挤出一棵树苗,树干比我拇指粗。定睛仔细辨认,叶是对生的,顶端嫩叶呈紫红色,竟然是我熟悉的椿树。

故乡家家都喜欢在门前栽椿树,树干挺拔,树冠像一把撑开的巨伞。由于椿树有特殊气味,不容易生虫,树下是夏天乘凉好去处。我家门前原来栽了两排,儿时,每年正月初一早晨,母亲都要我抱抱椿树,期望我能长得像椿树一样高大。住进城里,椿树少见,没料到在巴黎街头与它相逢,瞬间有他乡遇故知的感觉。没敢动手掐树叶闻,无法分辨是香椿还是臭椿。从房子外表看,似乎刚建不久。这块地原来一定长有椿树,眼前的椿树是原椿树树根重新萌发。

从罗马机场乘车赶往市区,车走走停停,正好有机会欣赏两边风景。沿途夹竹桃和木槿花正盛开,有紫红,也有乳白,倍感亲切。几天前从合肥出发,赶往新桥机场的路两边也正是这两种花摇曳为我们送行。

放下旅行箱,按照导航往梵蒂冈方向走,人行道和马路上铺满淡黄色细碎的花瓣,树上的花雨仍在不停地随风飘落,抬眼瞅瞅,惊呼,这是在华夏大地上遍植的槐树,我们誉为国槐。国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承载着多种象征意义,是家族传承与故乡情怀的寄托,还兼具吉祥寓意与神秘色彩。现居住小区附近的行道树就是国槐,又是巧遇,在罗马城见到我熟悉的树。

故乡人称刺槐为洋槐,因为原产南美,上世纪初引入我国。国槐被引种到异邦,不知老外是否也称它们为洋槐。八月,故乡正是国槐的花季,在意大利的土地上同样如此。老外爱惜花,整条街道铺陈厚厚一层,好像很久没舍得清扫。餐馆在人行道两旁摆放餐桌,食客头顶的花树在晚风中摇曳,不断有花自空中落下,在这种环境下就餐还是别有情趣的。

欧洲麦子已收割完,地里的麦秸都打成滚筒状,有序地摆放在空旷的田野里待运。从西欧前往东欧,沿途两边见成片的向日葵和高粱,一眼望不到尽头,总算弄清楚梵高作品中画许多向日葵的原因。

行走在欧洲的大地上,所见所闻还让我明白,植物应该是没有国籍区别的,适者生存,是普遍道理。

岁月

大白象滑梯

张健



合肥城里,逍遥津公园中,有一头大白象。它非血肉之躯,乃水泥与大理石塑成,却比许多活物更长久地活在人心里。象身灰白,鼻作滑梯,自我记事起便在那里,静观着人世的流转。我第一次见它,是被父亲扛在肩头去的。那时我约五、六岁,弟弟尚在蹒跚学步。父亲是个沉默的工人,母亲在一旁不断叮嘱“小心”。那大白象在我眼中真是硕大无朋,象鼻斜斜地伸下来,孩子们挨个滑下,笑声尖锐。父亲将我抱着滑下滑梯时,我触到那水泥表面粗砺的质感——这感觉竟一直留在指尖。弟弟滑下时跌了一跤,哭起来,母亲赶忙去哄,父亲则大笑,那笑声今日犹在耳畔。那时的我们,衣衫虽旧,却洁净,脸上的笑容也纯粹,仿佛这滑梯便是天下至乐。

后来上学,春游必至逍遥津。同学们有的带了茶叶蛋,有的带了面包,还有家中条件稍好的,居然还带着刚问世的袋装涪陵榨菜。榨菜用真空袋包着,咸香辛辣,是一种我们从未见识过的舌尖感受。我们你一口我一口地分食,嘴唇被辣得通红,却觉得那是无上美味。坐在大白象身下的阴凉里,我们谈论着未来的梦想,有人说要当科学家,有人说要周游世界。少年的话语轻狂,却被大白象默默听了去。那时的滑梯已被磨得光滑,象身上也多了些斑驳,但依然坚固,如同我们当时坚信的某些东西。

中专那年,陪外地同学来游。他们初见这象,也是深感新奇。我和他们说:“这是我们合肥人的宝物。”颇有好东西就与大家一起分享的感觉,于是众人合影,勾肩搭背,背后是大白象温顺的眼睛。照片是黑白的,如今已泛黄,但照片上那些人,竟真做了一辈子的朋友。其中有些人或南下经商,或长居异地,难得一见,但每次重逢,必先问:“那大白象还在吗?”工作后,陪客户游园成了常事。我领着他们走到象前,讲述它的故事。这些走南闯北的人起初不以为意,但听我说说着说着,竟也都沉默下

来。有个天津客户说:“我们那里也有这样的老物件,小时候常玩,后来拆了。”他的眼神飘忽,似是回到了自己的童年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,我的住处也搬到了大白象几十公里外的新区,不知不觉,已有几十年未见它了。一日饭后心血来潮,和妻说,我们去逍遥津看看那个大白象吧。于是欣然与妻坐着地铁前往,一入园,大白象依旧,在老地方默默站立。

滑梯前排起长队。孩子们穿着鲜亮,在家长呵护下逐一滑下。有个小女孩滑到一半害怕了,哭起来,她的父亲急忙跑到滑梯尽头接应。这一幕何等熟悉,让我倏忽间看见四十多年前的父亲。如今的父母们举着手机拍照,孩子们的笑容被即时存档,与我们的当年一般真切,只是背景已从水泥世界换作了数字宇宙。

我伸手抚摸象身,水泥的粗砺感依旧,只是多了许多裂缝,被细心修补过,看过网上的新闻报道,这是前年封园重新规划改造维护后的结果。世间好物不坚牢,彩云易散琉璃脆。这大白象能存至今朝,已是侥幸。

白云片片,阳光斑驳,大白象的身影拉得很长。它见证了多少人的童年,收纳了多少秘密的欢笑与泪水。那些曾经滑过它的孩子,如今散在天涯海角,有的富贵,有的平凡,有的或许已不在人世。但大白象还在那里,如同一个沉默的誓言。

离园时回望最后一眼,大白象在暮色中愈发显得苍白而巨大。忽然明白,我们怀念的何止是一具水泥滑梯,更是那个简单纯真的年代——那时快乐很容易,友谊很长久,未来很遥远。而所有这些,都凝固在这头不会说话的大白象里,成为一座通往过去的桥梁。

桥这头是今我,桥那头是昔我,中间,隔着五十余年的人世沧桑。

